

从超越法律之外的文化视野
深刻诠释犯罪与反犯罪

彭祖贻 著

黑

白

hei
@.chen

尘

群众出版社

黑白尘

彭祖贻 著



群众出版社
2001·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白尘/彭祖贻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
ISBN 7-5014-2372-5

I. 黑…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5703 号

黑白尘

著 者: 彭祖贻
责任编辑: 张 蓉 张 晔
封面设计: 郝大勇
责任印制: 李连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印 张: 13.87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372-5/I·974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 篇

有一个中年男人，现在他正在一间窗户临水的房间里，默默地思想着。

窗外的水面澄清开阔，几只白色的水鸟在振翅飞翔，这是一个很大的湖泊，隐约可见湖对面的山，山圆圆的，稀疏低矮的松树间裸露着褐黄的土壤和黛青的石头，像一颗头发稀疏的脑袋。他猜想，那山过去大概全部被翠绿的林子覆盖着，后来林子被人砍伐了，雨水冲走了山上的沃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窗的近处有几株枝条曲卷的垂柳，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枝条上的叶子蔫蔫的，不时地被风吹落几片，索索地飘落在湖面。

医护人员进来为他打针，请他吃药，然后悄悄地退出，小心翼翼地，生怕吓了他似的。他打过针就起身坐到轮椅上，将轮椅滚到窗前，远眺，思想。不时有鱼儿跃起，在湖面上搅出一朵水花，阳光下闪动着银色的波光，他会为那生命的律动而感动，久久地凝视着湖面粼动的水纹。有时，他也伏在窗下的写字桌上写点什么。他的写作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他不需要，所有的文字都是从他心灵中流淌出来的。

他不是作家，他只不过有一种叙述欲望，因为那些不可忘怀的经历，因为内心的痛苦和困惑，也是因为愤怒和伤感，才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在纸张上再现已经过去的一段经历，记录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在许多个悄寂的秋夜里，他常常听到多个相互矛盾的自我在窃窃私语，有时，他甚至不相信那些心语是他在与自己对话，所以觉得有必要将它们记录下来。

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回顾与前瞻的过程。

他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英雄，一个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的男人，在所有的阅读中，他非常喜欢“大丈夫当马革裹尸还”这句话，他十分惊奇像李清照那种柔弱的女子能写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样令人热血喷涌的诗句。因此，他十八岁就报名参军了，非常希望能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一展身手，在刀光剑影中流敌人的血也流自己的血，用殷红的鲜血去染红自己所护卫的那面旗帜，写出生命的华章。遗憾的是，三年军旅生涯，除了在训练场上偶尔嗅到硝烟的味道之外，他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战斗经历，敌人都是虚拟和假想的，抑或相距遥远。他离开部队时，感到自己像没有经历过搏斗就离开了拳击台的拳击手。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复员后他进了公安局，穿上了当年那种上白下蓝的制服，英雄主义情结得以有了展示的机会，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是以刑事警察的身份生活社会上，渐渐地，他变得乐于行动而疏于思考。职业决定了他面对的是一个与常人不同的社会层面——善良与罪恶、暴力、金钱、性、权力演绎的一幕幕人生悲喜剧，他看得是那样的清楚，在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侦查破案，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感觉自己充满了侠客情怀，他以投入生命的方式投入，他无怨无悔。如果一直那样生活下去，他相信自己到死的那一天，一定会背着保尔·柯察金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然而，1999年最后几个月的经历，差一点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毁灭了，身为一个城市的刑警支队长的他竟然会蒙冤入狱，他的生命和灵魂经历了一次炼狱般的磨难。他没死，组织上将公道和清白还给了他，他出狱了，并被送到了这个湖滨疗养院。

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年男人就是我。

断了的骨头可以重新接上，皮肉上的创口在渐渐地愈合，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恢复昔日的坚强，我的心伤了。作为一名刑

警,我不止一次地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惟有这一次不同以往,我感到了后怕和恐惧。再回首看看走过的路,突然发现许多在过去看来十分清晰的事情变得模糊起来,一度陷入精神的困顿,情感的迷惘,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反思我的人生,也看清了许多过去不曾意识到的错误。于是,有了自省和忏悔,并从中寻找我的坚守。

我会尝试着继续寻找对生活更大更深的理解。

1999年的7月20日的中午,在我们天津市解放路的大街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将近12点钟的时候,天津市白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曹海波驾驶一辆新款红旗轿车到位于解放路中段的天府美食城,常务副市长胡清水同志答应与他一起共进午餐,他得提前来作好安排。正停车的时候,宏业商贸公司的经理丁寒带着两个彪形大汉从天府美食城出来,将曹海波堵在车门口,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挨打的过程中,曹海波不停地叫喊:“丁经理,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但丁寒根本不予理睬,当场将曹海波打倒在地。丁寒带着两个彪形大汉驾着曹海波的红旗轿车扬长而去。

曹海波挣扎着爬起来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很快便有一辆奥迪轿车开过来将他接走了。

当解放路派出所的同志闻讯赶到天府美食城的时候,一切已经结束了。

胡清水副市长到达天府美食城的时候,正赶上民警在作现场调查,他简单地问了一下被打和打人双方的情况,皱了一下眉头就坐车离开了,什么话都没说。

民警随后赶到曹海波的家和他的公司,都没找到这位当事人,通过公司职员打他的手机,手机关闭了,打传呼也不回话。当日,曹海波本人没向本市的任何公安单位报案。

7月21日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突然热闹起来,本市商界、政界的许多要人出现在医院里,还有许多农民和小商贩,都是来看望在这里住院的曹海波,由于买礼品的人多,医院门前礼品店和水果摊子生意兴隆,价格陡长。但所有的看望者都被堵在了病房外,医护人员声称病人伤势严重,暂不宜打扰,白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几名保安员专门守在病房的外面,除少量政界人士留下礼品离去之外,大量看望者都在医院等候,上午10时许,竟聚集了数百人,人人手中都拎有水果罐头等营养品,还有许多人手持鲜花,同时还吸引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一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景象。

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闻讯赶到现场采访,一医院附近的平安派出所也派出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但现场秩序井然,无一人有过激的行动和过激的言辞。中午12时许,曹家亲属及其公司的员工出面做工作,看望者渐次离去。

7月22日,省城多家新闻媒体以醒目版面刊载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中最为醒目的一篇报道题为《衙内横行霸道何人治? 伤者无言,民心有言》,文中称:曹海波是天津市著名农民企业家,其所在的白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省内同类企业名列前茅,对天津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歹徒袭击,被打成重伤,其红旗轿车也被抢走,而天河警方对此案态度暧昧,据记者调查,犯罪嫌疑人系一有官场背景的商界人物。文中对21日一医院的场景作了详细的描述,并表示将继续关注此案的进展。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厅厅长冷谦同志在发表此文的《江城都市报》的眉角批示:严查速办,详情报我。此件当日传真到天河市局。

当日,解放路派出所民警及其上属单位——南城区公安分局有关科室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派员赴市第一人民医院欲见曹海波,但被拒绝在病房门外。

7月22日晚8时,身为天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主持工作的副

支队长的我，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电话通知，到市局常务副局长刘昆的办公室参与“七·二〇”案件的研究。

我赶到刘昆办公室时，南城分局局长许可同志和解放路派出所所长孟子高已先期到达。刘昆首先传达了冷谦同志的批示，然后由孟子高汇报主要案情。

孟子高说：“案情已基本查清，曹海波是由宏业商贸公司经理丁寒带人打伤的，曹的红旗轿车也是由丁寒开走的，丁寒目前下落不明。关于丁寒所谓的官场背景主要有两点：其一，丁寒本人过去是市财政局的一位副科长，宏业公司曾是市财政局的挂靠单位，现已脱钩，实际上是由丁寒个人在经营，但在解放路一百三十八号的房产产权仍属市财政局，宏业公司以租赁的方式使用；其二，丁寒的父亲名叫丁尚武，曾担任天津市军分区司令员、天津市革委会主任、天津市委书记，离休前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少将。目前在天津市居住。长兄丁夏，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二兄丁秋，是市检察院反贪局科长；妻子田萤，是我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科级侦查员。”

孟子高介绍情况时，刘昆与我作了两次目光交接，实际上等于告诉我：这个案子将落在我的肩上。我很清楚，只要我一接手这个案件，马上就会处在风口浪尖的位置。

孟子高继续介绍案情，“‘七·二〇’案件起源于一起经济纠纷，曹海波下属的滨湖酱品厂曾租用宏业公司位于解放路一百三十八号一楼的门面作为门市部，后因经营不景气关闭，双方因租金结算问题发生过分歧，丁方认为曹欠租金三十余万未付，多次催讨，曹方未予理睬，故出此下策。”

“如果案件的内幕真的是你们所说的这个情况，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刘昆问。

孟子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将目光投向了他的分局局长许可。面对像丁寒、曹海波这样背景复杂的当事人，孟子高这个小小

的派出所所长的分量确实是太轻了一些。

“我私下找过田萤同志，”许可接过话头说，“想让田萤做做她丈夫的工作，先将车子交还给曹海波，垫付部分医药费，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说，经济纠纷嘛，可以通过法院处理，双方如果愿意接受我们的调解也行。没想到田萤一口拒绝了我，不肯配合。”

“即使田萤答应配合，你以为用这种方式落实冷谦厅长的指示合适吗？”刘昆反问。

“我先前并不知道有冷厅长的指示，胡市长就这件事打电话问我，我也是按上面的意见说的，胡市长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许可话中有话地说。

“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刘昆点点头，看了我一眼，“凌志，你有什么看法？”

“刘局长，”还没等我回答，许可又把话头接过去了，“这里没有外人，在凌支队表态之前，我想说几句心里话，说错了，就当是黑板上的粉笔字，擦掉就是。”

“你说吧，我洗耳恭听。”刘昆显然有些不快，脸也沉下来了。

许可却装着没看见，仍继续着他的思路说：“丁家的人，我认为还是谨慎处理为上，丁司令虽然已经不在位置上了，但他只要咳嗽一声，我们怕就要伤风感冒了。这是一个两可之间的案子，说它是经济纠纷也没错，双方本来就有债务纠纷。当然，丁寒当街抢了车子，还打伤了人，这肯定是错了，但毕竟还有个经济纠纷的因素在前面嘛，你说呢凌支队？”

我笑了笑，没表态，眼睛看着刘昆，我的意思也很明确——听刘局长的。

刘昆沉默了一阵子，看样子他的心里也在犹豫，他的个性我知道，他不会犹豫太长时间，果然，他很快表态了，“在请你们来之前，吕硕人同志跟我就这个案子通了个电话，吕书记的意思是，既然省厅冷厅长有了批示，这个案子就由市局直接承办，具体地说，是由

刑警支队把案子接下来，你看呢许局长？”

吕硕人同志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同时还兼任公安局的党委书记。

许可笑了笑：“既然是吕书记的意见，我们执行就是了，我还正愁这块烫手的山芋扔不掉呢，孟所长，你马上把有关材料移交给凌支队。”

孟子高马上就从公文包里将材料拿出来交给我，办完这件事之后，许可和孟子高又坐了几分钟，说了几句闲话才离开。孟子高出门后又转回来，让我跟他到门外去一下，说是想单独跟我说几句话。我跟到走廊时，许可已经不在，孟子高说：“凌支队，关心这个案子的人不少哇，这两天我的手机都叫人打破了，打电话的还都不是一般的人呐。凌支队，咱们关系一向不错，你的为人和水平我一向都佩服，所以我想提醒你一句，丁寒他老爷子在省军区当副司令的时候，省厅冷厅长也在省军区，好像是个什么团职干部，具体是个什么官儿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一声。”

我说：“谢谢。”

他说：“谢什么谢，咱哥们谁跟谁呀？”

我回到刘昆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座位，在房子里来回走动，我把孟子高说的话告诉了他，我对他一向都是开诚布公。他像没听到我说话似的，手随便往桌子上指了一下，桌子上有大半包红塔山牌香烟，我点了一支吸着，静候下文。

“不想说点什么吗？”他突然停下脚步。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你那是转达孟子高的话，不算。”

“别的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该说的话，许局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说来说去也不外乎他说的那些，现在就看您怎么下决心了。”我对这位鬓发斑白的老警察的尊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下级之间的尊重，他是我们凌家两代的恩人，他在文革期间曾救过我的老父

亲的命，我从部队复员时，也是因为他我才得以进公安局，他的刚直还有他的智慧一向为我所敬佩。

“你对昨天在一医院发生的事有什么看法？”他问。

“我怎么看并不重要，无非是曹海波想给点颜色让我们瞧瞧，现在的关键是领导怎么下决心，您下了决心，我才好操作。”我说。

“要说起来，丁司令也是我的老上级，可是，众怒难犯呀，凌志，现在执法是不是比任何时候都难？”他将手中的大半截香烟重重地捺灭在烟灰缸中，手在空气中猛力挥动了一下，“先抓人！不抓人不好交待。”

“我马上执行。”我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

“操作的时候技术点儿，”他拍拍我的肩膀，“尽量不要激怒丁家其他的人。争取做到于情于理于法都站得住脚。万一有什么麻烦你先顶着，后面有我。”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又将我喊住，“凌志，你给我把这个案子弄漂亮点，争取做到无懈可击，”他顿了顿，“最近局里准备提拔一批干部，你也在名单之中，已经报到市委组织部去了，听说市委常委这两天就要研究，这个案件弄得好，对扶正会有帮助的。”

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他的意思。

从刘昆那儿出来后，我给西城区公安分局的刑警大队长徐子谅打了个电话，约他在市一医院门前见面。用现在的流行话说，徐子谅是我的铁哥们，论年龄，他是我的兄长，论资历，可以说是我的师傅，他是七十年代初从公社公安特派员干起的老公安，后来当派出所所长、刑警队长，一直在第一线作战单位。我一到公安机关就跟着他，我在侦查破案业务方面的许多基本功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他惟一的不足是文化程度低了一些，所以他在仕途上落在了我的后面，但我遇到棘手的案件需要帮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人就是他。

曹海波的家以及他的公司都在西城分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我想请徐子谅出面与我一起先做做曹海波方面的工作。我到的时候，徐子谅的桑塔纳已经停在了医院的门前，我下车后钻进了他的车子，“怎么，你把‘七·二〇’案件接过来了？”他劈头盖脑地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叫你来是说这事儿？”

“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先把姓曹的这边工作做一下，据说他现在连我们的办案人都不愿见，我们先摸摸他的真实态度，顺便把情况了解一下，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事。”

“狗咬狗，还不就那么回事？”徐子谅憋声憋气地说，他对做生意的人总是有些偏见，“现在这警察当得真没劲，整天给他们这些暴发户跑腿，还自己哄自己，说是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你我都清楚这姓曹的是个什么东西。”

“知名农民企业家，为天津市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重要人物。”我笑道。

“拉倒吧你，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他妈的，真叫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徐子谅忿忿地说，“得，不扯这闲篇了，进去吧。”

“不忙，再坐一会儿，先抽口烟。”我扔了一支香烟给他。

我也需要平静一下情绪，我其实与徐子谅一样，心里也不太舒服。

曹海波与我们可以说是老相识了，多年前就打过交道。我曾经亲手将他还有他的哥哥曹海贵送进监狱，时间是在1983年的严打期间。

我当了二十来年的刑警，究竟抓了多少人送进监狱，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了，也不可能记住每一个被我抓过的人，我之所以记得住曹家兄弟，是因为特殊的抓捕过程。

当年，年仅十八岁的曹海贵加入了一个流氓团伙，是团伙中的一般成员，在摧毁这个犯罪团伙的过程中，曹海贵一度漏网，影响

了整个团伙案件的结案，搞得我们很恼火。直到八四年的春节前夕，具体地说，是1984年的2月1日，即农历甲子年腊月三十的那天中午，我们才得到他潜回家中吃年夜饭的信息，我马上喊了几个同事一道开车赶去了。

那天天下大雪，城市的节日气氛并没有因为大雪而冲淡，到处都响着喜庆的鞭炮声，当时的曹家垸离城区还有三四里地，我们很小心地将吉普车停在垸子的外面，趟着齐脚踝深的积雪进垸子，在离曹家的院子不远的地方，我们碰到了一个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截香烟头，想点燃插在雪地上的一支粗大的鞭炮，但又有些害怕，小女孩穿着一件鲜红的新棉袄，扎着一对乌黑的小翘翘辫子，圆圆的脸蛋，圆圆的眼睛，样子十分可爱，看到我还主动打招呼，“叔叔，你能帮我把这鞭炮点响吗？”

“当然可以，你叫什么？今年多大啦？”

“我就是这一家的，我叫邱霞，今年五岁。你找谁？”

“我是来找曹海贵的，我是他的朋友，你是他什么人？他在家吗？”

“他是我大舅，你帮我把这鞭炮放了我就告诉你。”

“行，我帮你点炮，你可不准骗人。”我说。

小姑娘有些不高兴了，撅起小嘴巴，“小狗才骗人，咱们拉钩，”她将一只胖乎乎的小手伸给我，翘起小指，我也将我的手指头伸给她，由她带动我的手边拉边说：“拉钩上轿，一百年，不准变！好啦，该帮我放炮了吧？”

我笑着从她手中接过香烟头，点燃了鞭炮的药引，火花吱吱燃烧的时候，小姑娘跑得远远地用双手紧紧地塞住耳朵，随着一声巨响，雪地给炸了一个坑，小姑娘高兴地跑过来，像只小燕子似的张开双手说：“叔叔，抱我进去。”我抱起了她，她伏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大舅就在家里，你可别说是我告诉你的，我妈不让我告诉别人。”

我抱着小女孩，与同事们一起走进曹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惊呆了。

曹家一家人正在吃团圆饭，大人小孩差不多有二十多人，分成两桌坐。望着目瞪口呆的一家人，我突然感到自己来的不是时候。执行逮捕是在一个悄寂无声的过程中进行，我出示逮捕证后，还在饭桌前坐着的曹海贵无声地接过去，就在堆满酒菜的餐桌上把字签了，然后将双手伸给我，由我给他扣上手铐。穿红棉袄的小女孩不明就里，在一旁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们，直到曹海贵起身跟着我们走到大门口，整个抓捕的过程都很顺利。

然而，就在我们快要走出门的时候，曹海贵的老祖母突然“哇”地一声，人随之发疯了似的冲了过来，我看情况不对，马上将挟着曹海贵的两个同事往门外推，回身企图拦住老太太，但被她奋力撞了一个趔趄，跌到一旁。她身子往前一扑，抓着了曹海贵的后衣襟，被拖倒在雪地上，但她仍死死地抱住孙子的一条腿不放，我的那两个同事则奋力将曹海贵往外拖，企图尽快将他押离现场，将年迈的老祖母一起拖出了院子，老人身体在雪地拖出了一道长长的沟，曹海贵的亲属们一下子都冲动了……

这是我当警察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围攻，当时的场面杂乱而汹涌，我惟一清晰的念头是不让已到手的犯人跑掉，所以我飞快将手铐的一端从曹海贵的手上取下来套在我自己的手腕上，钥匙扔得远远的，这样我和我的犯人就被两只冰冷的铁环紧紧地连接着，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了。我记不清在哭喊叫骂声中被打了多少拳踢了多少脚，我的眼睛肿了，口鼻流出了鲜血，神智也迷乱了，跟我连在一起的曹海贵也痛得哇哇直叫——事后才知道是手铐在起作用，那是一只做工不怎么精细的老式铐子，我们俩人的手都被它磨得皮开肉绽。正是曹海贵的叫喊声才使得他的亲属放弃了分开我们的企图。这也是八三年“严打”期间天津市发生的惟一一起暴力妨碍公务案件，我与一同执行任务的另两位同事不同程度地受伤，

其中一位同事的眼角膜受损,视力严重下降,经法医鉴定认定为轻伤,在闹事的过程中,那个穿红棉袄的小姑娘也抱着我的腿,不停地说:“叔叔,你不是说你是我大舅的朋友吗?你干嘛骗人?你放了我大舅!”小姑娘在旁人的拉扯推搡中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地冲过来。

直到徐子谅带着大批警力赶到现场增援才帮助我们脱困,曹的父母和弟弟曹海波、姐姐曹海珠、姐夫邱家国都被抓了起来,我们先去的三个人都给打得十分难看,愤怒的同事上车后又将气洒在了曹海贵的身上,换掉了手铐用麻绳将他五花大绑,后来他与我一起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看护我的同事同时兼着看守他的任务。事后,曹海贵被判刑四年,曹海波则因暴力妨碍公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邱家国、曹海珠夫妇分别被判六个月、三个月的拘役,曹的父母均被行政拘留,曹的老祖母因受此打击,精神抑郁,不久病故。

曹家两兄弟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暴发户,成为天津市商界的知名人士,经常在报纸电视上露脸,他们的名字经常与本市政界、商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列在一起,历史的耻辱对于他们来说,已成过眼云烟。我曾经无法理性地接受这个现实,虽然从那件事之后我再也没有与曹氏家族的人正面打交道,但我仍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们,我不相信改革开放的潮流是他们那类的人领风骚。是我们不合时宜,还是变化太超越常规?

我不知道今天再见曹海波会是一种什么情景,但必须见。

曹海波住在医院后面被称为高干病房的住院区内,他所在的病房是一栋别墅式的小二楼,小楼的四周是花园的格局,有盛开的美人蕉和婀娜多姿的竹子。“鸡巴日的,真会享受!”徐子谅一边走一边骂,“我们住院恐怕连单间都住不上。”

“现在只要有钱,你就是想住皇宫也不是不可能。”我说。

我们走到楼门口被两个穿保安制服的人拦住了，“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出示了证件，“我是市公安局的，有事要见曹海波。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白山公司的保安，对不起，我们曹总说了，目前他谁都不想见。”保安员没让进的意思，但对我们的态度还算客气。

“凭你们俩就敢挡我们的道？”徐子谅火了，扒开两个保安员就往里走，保安员本想拦阻，但一看他的样子又有些怕了。徐子谅足有一米八的身高，腰圆体壮，站在那儿像一堵墙，又长着一脸的大胡子，嘴里骂骂咧咧的，样子凶巴巴的，“鸡巴日的曹海波，跟老子一样，土佬帽一个，你们去问问他身上的土疙瘩抖干净了没有，敢在老子跟前摆谱！”

“徐大队长，你这话就不对了，土佬帽怎么啦？毛主席、邓小平也是农民出身。我们赚钱是凭本事，靠的是市场规律，还照章纳税，怎么就成臭钱了？”楼梯上下来了矮矮胖胖的曹海贵，“你们没本事把社会治安维护好，我弟弟叫人打了，想安静休养两天犯了哪门子法？”他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一点儿也不示怯，更不掩饰他的敌视。

“嗨，曹海贵，你还真出息了，轮到你来教训我了。”

“曹海贵，你还认识我吗？”我问。

曹海贵瞥了我一眼，带着挖苦的口气说：“我见过的人，谁都可能忘，就你，我一生都不会忘，我不是曾经受过你的深刻教育吗？”

“海贵，你个小鸡巴日的！谁给你的胆子，敢挡我们公安干警的道？”楼上又下来了一个人，瘦瘦高高的个子，背微有些佝偻，一头花白的短发，黑黑的脸膛皱纹交错，年纪约莫六十上下，穿着一件领口和袖口扣得整整齐齐的长袖衬衣，模样像个标准的老农民。

“曹书记。”我很客气地与这人打了一个招呼。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山村党总支书记、白山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市人大常委会

曹友江。

“这么点小事还要你亲自出马？”曹友江很客气地与我握了握手，“刚才我批评了，多大个事儿呀，还捅到报纸上去了，非闹得满城风雨？不利于安定团结嘛。海波说见报的事他确实不知道，他也是不想把事闹大才没报案，他这话我信，和气生财的道理他应该懂。你们再给他做做工作，他要是听话你给我打电话，我来收拾他。我有事先走一步，海贵，你给我好好地接待两位队长，你再做二百五，我也还你一个三个八十三加一！”

“知道了，曹爹。”曹海贵毕恭毕敬地说。

“凌支队长，给我一个面子，别跟这小鸡巴日的一般见识，他没怎么念书，道理懂得少。”曹友江又说了一句才离开。

论辈分，曹友江只是曹海贵的本家叔叔，“曹爹”这个称谓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连市里一些领导都这么叫他，曹友江的年纪大，资格老，从六十年代起就担任白山村的主要领导职务，在他的领导下，白山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郊区蔬菜大队变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他个人也成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据说有一次他去省城逛商店，在一家大商场的服装柜看上了一套价值四千多元的名牌西装，让售货员取下来给他看看，售货员见他一副老农民的模样，有点看不起他，脸上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不耐烦地将衣服取给他，并叮嘱说：“别把衣服弄脏了。”他接过衣服后笑了笑，掏出打火机就将衣服点燃了，商场经理闻讯赶到时，他正将衣服拎在手上烧成一团熊熊的火焰，随手掏出一叠钞票往经理的怀里一扔，说：“你点点数，看够不够，要是有多余的钱，你拿去给这位小姐买副眼镜戴戴，我看她眼力不怎么好，免得以后看人走眼。”经理点了点那叠钞票，整整一万元。

曹海贵指了指楼梯下的椅子，“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我可以代表我弟弟跟你们谈。”

我也不想局面弄僵，点头同意了。